

境也鄭安今欲遺累於人而脫身事外其計可想而知至或有名在春融錄中者譬如佛大律師之吟西行僧食以咒噉爲烹茹言不然照以告作乃各自以幸終持筆行名不爲憂王夫命於王夫王夫歸其言於

至請觀看之威祖妻與之坐鄭安問威祖何在妻答之在樓可呼之下鄭安曰可不必呼他下樓我因有事不能久坐當時威祖之妻不喜此絲料而我則云衣之色乎鄭安笑而不答此時威祖不在坐我在此坐至四點五十分鐘乃去臨別時始見威祖下樓維時鄭安已出門久矣我初入探威祖妻時曾登樓見其時彼夫妻二人同坐追我夫亦至在此坐談至十點鐘乃則去佛大律師請其與威祖妻相識之由及問其數款事之日期彼不能記憶臆泉憲曰此可不必詢他署至今已加增幾許又各証人証詞亦有多少增改又將各簿呈上佛大律師稱此是被告要查此簿泉憲曰此是羅大律師要索取若佛大律師要取簿呈堂十一號幫辦二人已十八個月不在該約內富差而簿內竟有其名是以欲根究耳又稱該夥多欲私取銀兩以肥己故假籍各人名字以騙服東鄭安假威亦已知悉他誣威祖如此而今有英婦到堂作証豈不可信而反信鄭安之說乎佛大律師稱現時本港可見有大賭場觀梅捕所查出之簿及紙張可為之証聞而為差役所不知耶差役中既有受規之人則此案豈非確乎梅捕搜查辦此事故有此案非因被告過案而此三証人然後有此吐供乎至貴華里賭館告他知也又班匪妻所稱之詞或是真確但所稱日期不相符且買絲料一事未有實據被告粹起而言供稱有英國同信收到絲料一函作証泉憲飭之曰有確則被告難辭其咎羅大律師稱若云公字則被告收絲之函亦當呈出宣讀泉憲曰此函未便作証遂援引律言詳說受賄之事并言此案關鍵惟視鄭安所舉國秉公 日本為標準拒其國工人登岸一事現公舉瑞典與庇路針兩國為公證人任由荷香山政府選擇一國聽其秉公判斷○滬擬查酒 上海西人知本港潔淨醫生邇來考究洋酒有無他物勻雜以此為養生善法亦欲上海仿行此例以杜絕混沽不正洋酒○判罰打架 初三日轎館咕哩打架一事已登昨報初六日屈太守提審有判罰六禮拜監禁或判罰十四天亦有具保廿五元保六禮拜不再犯事者○兩撫被劾 風聞蘇撫趙展帥浙撫廖毅帥皆以鹽泉事為其待御彈劾大旨署謂兩撫臣平日有為有守聲望甚隆乃一鹽泉施老爾子僅有羽黨二三百人東西馳騁擾江浙甚而劫奪船械拒敵官軍何以合兩省兵力尚不能制嚴請飭該撫臣振刷精神會兵拿務絕根株而安地方云云兩撫軍奉到 廷寄無不激勵奮發誓圖滅此朝食想掃穴擒渠定在指顧間矣○觀察至津 新授湖南常寶鹽法道黃公度觀察遼憲因欲南渡履任於日前出京至津晉謁雙帥并拜會各官道駐節海軍公所候輪南下○韓國天災 高麗全國旱魃為災米價騰貴兼之霍亂之病到處流行現在離京城東門外一里許韓人之患吐瀉者勢甚激烈日有死亡仁川亦有患此者

孫文行踪 西報云聞孫文於西七月一號由李華堡附船回東土擬取道美國想必復回香港云云按孫文踪跡向多在檀香山大約取道保祿育嬰堂啟

來稿 周達堂捐銀壹百元 黃麗川捐銀壹百元 法國聖保祿育嬰堂啟

徐 在新 捐銀壹百元 第十號 門牌此 佈 丁酉年 元月 日 亭 元月 日 水 茲本號在漳郡歷年自選

仙花發客
頂山極大花頭水仙花
客今因投托香港大馬路
林興記井南北行街均興
隆代售諸尊惠顧祈移玉
到林興記成均興隆相商
請認本號內標爲記庶不
致悞
丁酉年 七月 初三日
金央芳主人謹啟

香港臬署一千八百九十六年第十五宗 前文咸街門牌第五十一號聚昌正頭生意店東黃堯勳報窮案事 茲債主代理人議定照欠數每百元初次派銀壹十八元正限期七月初七日後開派屆期各債主請携欠單字據到本律師寫字樓領取可也此佈
英一千八百九十七年七月卅一號 伊尹氏狀師啟

年恭
理諸
蘭史
美備
賑捐
爲移
三曰
九號
隨啟

告

文咸東街英隆棧與記
門牌六十一號專辦各
色糖生意並常有增城
石龍加工三珍絲苗龍
牙粘米發客諸君光顧
價甚相宜祈到小號面
議此佈

丁酉年 六月初十日

英隆棧與記謹啟

師名於是班匿之妻赴案爲証人稱我是潔淨局帮辦班匿之妻前四五年來港爲前任司獄官僕僕自一千八百九十四年辦工而適班匿前住衣和近街五月間在衣和街見班匿妻與其夫同出出門人見我初入架成祖與時曾登樓見其